

从《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看北美印第安人的游牧精神

刘克东 琚 慧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游牧民族文化与传统,分析美国印第安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的长篇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体现出的游牧精神。在多数保留地族人低迷消沉的情况下,主人公朱尼尔毅然离开限制个人及民族文化发展的保留地,进入白人学校学习,在与主流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成功得到了社会各方与本族文化的尊重与认同。他保持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精神,跨越了地域上与心理上的界限,寻找希望中的生活。这种游牧精神的体现不同于多数印第安文学主题,对当代印第安人有鼓舞作用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谢尔曼·阿莱克西 《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印第安人 游牧精神 迁徙 传统

作者简介:刘克东,文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族裔文学研究;琚慧,哈尔滨工业大学2012级学生,主要从事北美印第安文学研究。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规划项目“当代北美印第安英语文学融合主题研究”(13YJA75201)、黑龙江省哲学社科专项项目“印第安世界观与美国印第安文学”(14D044)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HIT.HSS.201235)。

Title: The Nomadic Spirit of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madic culture and the nomadic spirit of Native Americans in Sherman Alexie's novel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Despite the prevalence of despondency within reservation communities, Junior

the protagonist resolutely leaves the restrictive reservation for a white school, manages to positively interact with the mainstream community, and finally earns respect from both whites and Natives. Thus he retains the traditional nomadic spirit, crossing geogra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boundaries to find hope in life. Such a nomadic spirit is rarely depicted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 for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s.

Keywords: Sherman Alexie,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Native American, nomadic spirit, migration, tradition

Authors: Liu Kedong <rjoykliu@hit.edu.c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China (150001). His area of study is ethnic literature in English. Ju Hui <446510539@qq.com> is a student a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China (150001).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Native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谢尔曼·阿莱克西 (Sherman Alexie, 1966—) 是当代美国小说家、诗人, 大多数作品是基于他作为美国原住民的生活经历而创作。阿莱克西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部落长大, 其母亲有斯波坎血统, 父亲是科尔达林裔印第安人。2007 年凭借《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以下简称《日记》) 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青少年文学奖和奥德赛青少年有声书作品奖。《日记》是一部半自传的长篇小说, 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 14 岁的斯波坎族印第安少年——阿诺德·朱尼尔·祖灵 (Arnold Junior Spirit) 如何离开保留地, 进入白人高中接受更好的教育, 最终取得社会各方认同的故事。

游牧民族 (Nomads) 倾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 而非定居一地。在古代, 不少文明曾经是游牧民族, 在工业化后, 游牧民族愈来愈罕见。游牧民族的本质特征就是迁徙, 他们不在哪里定居, 不停地迁徙, 以寻找食物、放牧和打猎。游牧民族由于经常迁徙, 所以留给后人的物质财富和物质遗产并不多, 但是他们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游牧精神包括勇敢、自由、包容等, 还包括“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 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生机勃勃的文化生命力, 兼容并蓄的文化主张, 和谐统一的文化生态观, 以自然为本和人文精神为主的文化哲学等诸多内容和特征” (陶克套 64)。20 世纪 60 年代, 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吉尔·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充分挖掘和吸收传统游牧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后结构主义的游牧思想, “反对一元论 (中心论) 和唯理主义, 主张和倡导多元论和差异性, 进而在多元和差异中追求和谐和美满”; 他们认为, “游牧空间是平滑的、开放的, 其中的运动可以从任何一点跳到另一点, 因而人们只要能打破成规, 跨越挡在面前的一座一座高原的话, 可以进入到无拘无束的思想境界” (转引自陶克套 67)。

在历史上, 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游牧—采猎民族, 他们不断地移动, 以寻求更好的生活。苏族等部落是游牧民族的最好例子。而历史上的斯波坎族居住在斯波坎河边, 村庄沿河定居, 以捕鱼为生。阿莱克西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 但他基于“泛印第安主义” (Pan-Indianism) 的思想写作, 将北美印第安人的整体特征具象化到主人公身上, 用主人公的反抗与改变暗示印第安人游牧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随着殖民者的进入,古老的游牧文化开始被现代文明逐步改变。1830年5月,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把印第安人押送出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美国西进运动中大量的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剩下的被强迫迁移到西部的贫瘠地区,建立多个“保留地”,使其与白人社会隔离开来。“保留地的边界非常确定,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里生活,不能随意进出,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成为美国政府监管的对象,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印第安人和白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印第安民族受到鄙视,从不接受外来约束的强大独立民族沦为承认美国有权限制其行动自由的附属社区”(陈青13)。

本文通过分析《日记》中保留地印第安人受白人影响导致的传统精神的缺失,保留地对主人公发展的限制,及主人公的勇敢表现,论证游牧精神对当代印第安人的指引作用。

一、精神保留地

保留地限制了印第安人的活动范围,更划定了印第安人的心理界限,使得人们忘记了游牧精神。大平原南端的凯奥瓦族(Kiowa)首领萨坦塔在被要求迁入保留地时说:“我们热爱这里的土地和野牛,我不会与它们分开……我不想定居。我喜欢在原野上漫游,在这里我感到自由和快乐;但当我们定居下来后,我们会变得衰弱,就会死去”(李剑鸣168)。四处漫游的游牧生活塑造了印第安人热爱自由、勇敢无畏的游牧精神,而保留地的定居生活则为这种精神加上了无形的桎梏。

白人文化的渗透使得印第安人从生活方式到身份认同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曾经的游牧民族丧失了定期迁徙的天性与自由流浪的传统,变得落后而不思改变,停滞在保留地上,麻木地生活,渐渐丧失了一切。随着保留地制度的确立,印第安人丧失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印第安人独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失去。保留地的人们渐渐在精神上划定了一方保留地。相当多的部落长期未能适应新的变动,趋于消沉和颓废。尤其是原来生活在大平原和西南地区游猎采集的部落,他们大多不习惯定居生活,“但无牛可猎,终日无所事事,等着联邦政府发放配给。一些人以酗酒来逃避现实,与酗酒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李剑鸣169)。虽然1968年美国颁布了《印第安人权法案》,1975年颁布了《印第安自治法案》,政府开始归还印第安部落部分土地,并采取鼓励印第安人自治的政策,但保留地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以消极、被动的方式应对,而不是以实际行动去改变生活。

保留地的贫穷与束缚埋没了印第安人的理想。《日记》中,朱尼尔的妈妈嗜读如命,而且过目不忘,朱尼尔的爸爸的歌喉称得上是专业水平,可以上台表演,但是他们来自贫穷的保留地,他们的祖辈同样贫穷,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成就梦想,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在乎过他们的梦想,贫穷就是他们的全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他们只有贫穷。贫穷不会给你力量,教你忍耐,贫穷只会教你怎样做个穷人”(Alexie 13)。

保留地不仅封闭了印第安人实现梦想的渠道,也使他们从心理上产生了被隔离感。“当穷人的感觉真的烂透了,而觉得自己好像理所当然就该穷的感觉同样也很烂,你开始相信自己穷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自己又笨又丑,而你开始相信自己会又笨又丑,因为你生来就是印第安人,而因为你是印第安人,你开始相信自己注定会穷一辈子。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你一点办法也没有”(Alexie 13)。保留地的消极现状使印第安人的认知出现恶性循环,他们将生活的窘迫归因于印第安人身份,认为“保留地是一个被隔离的地方,这在‘重要性’一百万英里以北,在‘快乐’两百万英里以西”(Alexie 30)。

在《日记》中,保留地上的种族问题导致了阶级分化,隔离封闭使阶级问题一代一代地恶化下去,形成了恶性循环。白人对印第安人充满偏见,朱尼尔的父亲曾在一个星期之内,被警察拦截了三次,原因不是酒驾而是“印第安驾驶”(Driving While Indian)(Alexie 46)。朱尼尔比正常人多长了几颗牙齿,但保留地上的牙科诊所每年只对印第安人免费开放一次,因此他不得不在一天之内拔掉十颗牙齿,但白人牙医却以为印第安人的痛觉神经只有白人的一半,因此只给他打了一半剂量的麻药。白人不断将殖民地的民族描绘成低等的民族,种族的差异强化了阶级的差异,而保留地限制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交流的渠道,形成的刻板形象更加剧了这种沟通中的矛盾冲突。

保留地印第安人通过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酗酒是本书中反复描写的出现在保留地的一个现象,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并不会酿酒,白人带来的烈性白酒使部分印第安人迷恋并沉溺其中。“酗酒在印第安社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危害,这些危害侵蚀着印第安部落的社会传统、文化传统和印第安这一种族的健康,进而对这一种族的生存繁衍构成巨大威胁”(梁立佳 77)。在《日记》中,朱尼尔身边的印第安人多酗酒成性,他们用酗酒排解痛苦,却又因酗酒而加剧自卑与空虚。朱尼尔只有 14 岁,却目睹了很多场由于醉酒导致的葬礼:朱尼尔的外婆死于意外车祸,被一个醉酒驾驶的人开车撞倒,尤金叔叔因在酒后与朋友争执而被开枪打死,朱尼尔的姐姐死于醉酒后的一场火灾。“很多印第安人死于醉酒,也有很多醉酒的印第安人害死了其他醉酒的印第安人”(Alexie 158)。

二、发展受限的主人公

在条件艰苦的保留地上,主人公受到了种种限制,尤其是教育方面的限制。长期以来,保留地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远远落后于进入城市的印第安人。尽管进入 20 世纪以后,印第安人的平均寿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缺乏医疗设施,生活水准低下及酗酒、吸毒等现象泛滥,保留地印第安人人均寿命只有美国白人平均寿命的三分之二。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失业率极高。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5% 的美国印第安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失业率达 66%,酗酒者的比例是其他美国人的 5 倍,婴儿死亡率比白人高 3 倍。有的印第安人依靠美国政府特别准许的博彩业和免税的烟酒买卖维持生计,但大部分人连这样的谋生机会都没有(杨恕、曾向红 51)。

保留地上的教育条件极其差。在保留地学校时,朱尼尔看到自己使用的课本是 30 年前母亲使用过的课本,他不敢相信,学校和部落穷到必须使用当年父辈用过的课本。他认为“这绝对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事,像原子弹爆炸般重击了他的心,他的希望和梦想像朵蘑菇云一样消散了”(Alexie 31)。他一怒之下将课本砸到了任课教师 P 先生的脸上。保留地设立的初衷就是在思想上同化印第安人,从而扼杀这一民族。在不计前嫌、良心焕发的 P 先生帮助下,朱尼尔认识到,如果留在保留地,这里的居民和老师都会“杀死”他,白人老师本来接受的任务是要让学生“放弃做印第安人,放弃歌声、传说、语言和舞蹈,及所有的一切,他们试图扼杀印第安人的文化”(Alexie 43)。其他的学生和他们的父辈都放弃了,麻木了。P 老师告诉朱尼尔“必须带着希望到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去,离开这个可悲的保留地,你会在更远的地方找到更多的希望”(Alexie 43)。以《日记》中的 P 先生为代表的白人教师,通过给保留地的儿童灌输白人的思想与文化,让他们渐渐忘记自身的印第安人传统与文化,使他们与白人同化。印第安人的文化正在逐渐消失,这个民族的后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民族赖以持续的精神,包括游牧精神,就此

停留在白人限定的范围内,这样白人殖民者就达到了印第安人“文明开化”的目的(张田、邹惠玲 28),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也不再是曾经四处迁徙,能够包容不同文化的印第安人。正是为了摆脱保留地的这种僵化状态,朱尼尔后来才离开了保留地中学,到 22 英里外的全白人学校雷尔顿高中学习,像个古代游牧者一样离开困境,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日记》中的游牧者形象不止朱尼尔一个人,离开斯波坎保留地的还有他怀有作家梦的姐姐,只不过他的姐姐因为种种束缚仅仅是从华盛顿州的斯波坎保留地去了蒙大拿州的另一个保留地,而且后来不幸死于火灾。姐姐的悲剧是当代印第安人摆脱保留地束缚的必然代价,代表了游牧精神的觉醒。在当今多元化社会的浪潮下,孤立于外界的民族必然会逐渐消失。而保留地像监狱一样在空间上束缚了印第安人的移动,在心理上限制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姐姐死后,朱尼尔有一段自我独白:“保留地本来是用来作为监狱的,印第安人本来应该全搬进保留地,在里面老死。印第安人本来应该从这世界上销声匿迹的。但因为种种因素,印第安人忘了保留地原本是用来当成死亡集中营的”(Alexie 216—217)。虽然姐姐的命运很悲惨,但是她的勇气和努力极大地激励了朱尼尔(216)。姐姐代表了游牧民族精神,敢于抗争政治偏见与精神桎梏,不愿被困住,追求自由与希望,正是像她这样勇于改变,敢于追求的人,才能使一个民族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

三、游牧精神的传承

古代的游牧民族不断地迁徙,是为了寻找食物和水,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则继承了这种“迁徙”的传统,他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位置,去寻找梦想与希望,愿意为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断跨越物理与心理上的界限。“阿莱克西在小说中并没有一味地描述印第安人不平等的生存困境和他们的自甘堕落,读者在小说中看到更多的是印第安人自强不息、永不放弃以及印第安人和白人相互包容、民族和解的希望”(杨春 184)。当生活环境从广阔的土地被迫转变为处处受限的保留地,多数印第安人的角色也从不不停奋进、热爱自由的流浪勇士变成了麻木消沉的保留地囚徒。然而有一些印第安人仍然保留着探索和改变的欲望,当他们行动起来,古老的游牧民族精神就不再受到土地的限制了。

主人公朱尼尔不同于保留地上其他自甘堕落的印第安人,他代表着印第安人的游牧精神。在父母不敢有梦想,姐姐梦想幻灭,多数族人酗酒消沉的情况下,朱尼尔勇敢地拒绝了酒精的诱惑,打破了保留地的精神和地理枷锁,跨出了印第安保留地的界限,到 22 英里以外的白人高中雷尔丹就读。学者扬·约翰逊评论道:“对于阿诺德(即朱尼尔)来说,拒绝酒精和保留地是对现行殖民主义和文化灭绝的抵抗”(Johnson 236)。

朱尼尔的“迁徙”给他带来了白人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双重挑战。凯伦·科茨(Karen Coats)关注朱尼尔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发生在朱尼尔试图协调保留地的传统与学校的白人文化之时(qtd. in Nel and Paul 4)。朱尼尔在保留地最好的朋友罗迪因为他的“背叛”而愤怒,他们的关系由此恶化。保留地的其他人把朱尼尔叫做“苹果”,因为他们认为朱尼尔外面红,里面白,并把他视作保留地的叛徒。只有他的家人们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去白人学校是最有希望的,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较好的未来,不要自己的孩子步上他们的后尘。雷尔顿中学的白人同学最初像看野人或是不明飞行物一样围着他看,大部分人忽视他,部分人嘲笑他的印第安身份。艾瑞克·特布拉(Eric Tribunella)认为,朱尼尔成为了一个白人学校(他是学校中唯一的印第安人)与斯波坎保留地(他选择了去一所全白人学校而不是保留地学校)的双重弃儿(qtd. in

Nel and Paul 4)。在朱尼尔最初转学的时段,白人与印第安人互相怀有仇恨,他们都不认同朱尼尔的离开或是进入。“在这样一个错位的环境中,他对自己身份的困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吕侠,《身份认同与构建》16)。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与镇上的白人已经习惯了印第安人一直留在保留地的生活,并将其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而朱尼尔跨越了人们心理上的这道界限,用实际行动挑战界限,诠释了游牧民族的精神。游牧精神并不仅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迁移,也体现在心态上的挑战与探索。离开保留地,与外界交流,往往要面临自身文化的质疑与其他文化的隔阂,以勇于改变的心态挑战自我,以包容开放的心态迎接不同,是游牧民族在四处迁徙时的核心精神。

朱尼尔在跨越界限后不断改善自己,在白人社会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勇于改变的印第安人的形象。在雷尔顿中学,他像个勇士一样战斗。当白人学生嘲笑他的印第安人身份时,他奋起反抗,赢得了大个子罗杰的尊重。在科学课上,他勇敢纠正地理老师的看法,解释了石化木的由来,并得到了班里的天才少年高迪的支持,展现了一个与刻板印象不同的、博学的印第安人形象。他与高迪一同学习,探索,在学业方面展现了他自信、睿智的一面。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篮球方面展示的顽强与坚韧,在重回保留地的比赛中,尽管保留地的人们用后背对着他,排斥他,朋友罗迪甚至将他打成了脑震荡,自己同样背负着负罪感与愧疚感,但是他仍然坚持了下来,这些痛苦的经历帮助他渐渐成长、成熟,他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收获了白人社会的关注与尊重,又用自己的宽容与坚持重新拾回与朋友的友谊,并取得了自己保留地同胞的理解。罗迪称朱尼尔是“保留地唯一的牧民,将会在世界漫游”(Alexie 229)。

朱尼尔的游牧精神是从外婆处学来的。他最钦佩的人就是他的外婆,她拥有着老一代印第安人的精神,去过一百个不同的印第安人保留地,通过易趣网来出售自己制作的、具有印第安特色的钥匙链。她对于不同的事物都抱着宽容的看法,这正体现了前文所述的自由精神、包容态度和与时俱进等游牧精神要素。与大多数保留地上思想僵化的印第安人不同,她支持朱尼尔与众不同的想法与举动,“体现了印第安人自古以来的开放心态和与外部交流的期待,这在朱尼尔的父母对他的支持以及父亲的朋友尤金对他的鼓励中得到了延续”(刘克东 96)。朱尼尔觉得外婆最好的特点不是智慧,不是善良,而是包容(Alexie 154)。朱尼尔认为自从白人出现,并且带来了基督教和对不同文化的恐惧,印第安人也开始失去他们的包容性,变得如同白人一样充满偏见、可恶,但是他的外婆却不同。

正是在外婆游牧精神的鼓励下,朱尼尔才能打破保留地的限制,得到自身的发展:

我是唯一一个够勇敢,够疯狂,够自大,成功离开保留地的人。

我将会在白人的世界过一个比较好的人生。

我可能会是个孤独的印第安男孩,但我虽然孤单却并不寂寞。外面有几百万人跟我一样——离开了生长的地方,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我承认我是个斯波坎印第安人,属于这个部落,但是我同样也属于美国移民的部落,属于篮球队员的部落,也属于书虫的部落。(Alexie 216—17)

为了追寻梦想而离开生长的地方,朱尼尔并不把自己的身份固定在某处,而是积极地探索属于整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不仅仅局限于保留地印第安人的眼界,而是将视野开阔到整个充满未知与机遇的世界,他将在这个世界四处探索,做一个游牧民族真正的子孙。

只有走出监狱式的保留地,让外界与本民族相互了解,才能使游牧民族的传统精神得到发扬与传承。在《日记》的结尾,朱尼尔的印第安朋友罗迪说,他在读一本关于古印第安部落的书,关于他们以前是游牧民族的事。然后他查了字典,弄清了什么是游牧民族,它的意思是指人到处搬来搬去,不停地搬家,以寻找食物或水或可以牧牛羊的草地,重点是,他认为现在印第安人已经不再是游牧民族了,至少,大部分的印第安人不是游牧者,这个保留地除了朱尼尔之外没有几个游牧者,而朱尼尔又是个异类。他一直预感朱尼尔有一天会离开,离开他们去闯天下。几个月前他梦到朱尼尔,朱尼尔站在中国的长城上,朱尼尔看起来很快活,他很为朱尼尔高兴。朱尼尔将会在全世界搬来迁去,寻找食物、水和可以放牧的土地(Alexie 229)。过去的印第安游牧民族曾经在北美各处迁徙,适应自然,并努力生存下去,如今他们的子孙可以四海为家,可以走出自己心理的舒适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使得古老的游牧民族精神可以不再受土地、种族乃至偏见的限制,走向更远的未来。

结语

在诸多的印第安文学作品中,从同化阶段(如达西·麦克尼克尔的《包围》)到回归传统阶段(如斯科特·莫马迪的《晨曦之屋》),再到杂糅或者融合阶段(如路易斯·厄德里克的《甜菜女王》),作家们或描写印第安主人公受困保留地,或泼墨于印第安主体在白人社会所受到的挫折,或刻画印第安女性对家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从游牧传统或者人物的流动性方面来刻画成功的印第安人物。《日记》恰恰在这方面意义重大,因为其游牧精神所体现的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成功的渴望,以及最后的成功都显得非同凡响。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游牧民族渐渐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北美的印第安人不再不停地搬家以寻找食物、水和可以放牧的土地,他们曾一度被监管在保留地,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大部分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已经丧失了游牧精神,变得狭隘而不思进取。而《日记》中朱尼尔走出保留地,并赢得社会认同,重新展现了印第安人自古以来的游牧民族传统与精神。“当今的世界是流动的,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外界而独自发展。因此,对于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来说,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像阿诺(即朱尼尔)一样走出保留地,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文化并获得外界的尊重”(吕侠,《压迫与反抗》64)。只有勇于走出保留地,走出心理划定的界限,才能打破保留地的界限以及种族之间的隔阂,在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实现真正的平等,重拾民族过往的荣耀与骄傲。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lexie, Sherma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New York an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7.
- Chen, Qing.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Indian Polit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Diss. Ningxia University, 2014.
- [陈青:《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印第安民族政策演变研究》(博士论文),宁夏大学,2014年。]
- Johnson, Jan. "Healing the Soul Wound in *Flight* and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Sherman Alexi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Jeff Berglund and Jan Roush. Salt Lake City: The U of Utah P, 2010. 224-40.
- Li, Jianming. "Th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 System." *Historical Research* 2 (1993): 159-94.

- [李剑鸣:《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9-94页。]
- Liang, Lijia. "Researching Native American Temperance from the View of Culture."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11 (2009): 77-82.
- [梁立佳:《文化视角下看北美印第安社会禁酒》,《衡水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77-82页。]
- Liu, Kedong. "The Image of Post-Indian Warriors i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92-96.
- [刘克东:《论〈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中的后印第安武士形象》,《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92-96页。]
- Lv, Xia. "Analysis of Arnold's Identity and Its Construction i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Read and Write Periodical* 4 (2015): 16-17.
- [吕侠:《〈一个兼职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中主人公阿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读与写》2015年第4期,第16-17页。]
- .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Read and Write Periodical* 3 (2015): 14, 64.
- [吕侠:《压迫与反抗——解读〈一个兼职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读与写》2015年第3期,第14,64页。]
- Nel, Philip, and Lissa Paul. "Keywords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Mapping the Critical Moment." *Nordic Journal Child Lit Aesthetics* 4 (2013).
- Tao, Ketao.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Prairie Nomadic Culture." *On Prairie Culture: Collection of Papers for 2nd Inner Mongolian Prairie Culture Conference*. Vol. 2. Ed. Kuangjing Hu, et al. Hohhot: 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 2006. 56-70.
- [陶克套:《论草原游牧文化的精神内涵》,见胡匡敬等主编《论草原文化: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70页。]
- Yang, Chun. "The Initiation Allegory in Post-colonial Context: A Study o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5 (2013): 182-84.
- [杨春:《后殖民语境下的成长寓言——〈一个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解读》,《赤峰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182-84页。]
- Yang, Shu, and Zeng Xianghong. "Researching the Native American Reservation System." *American Studies Quarterly* 3 (2007): 50-69.
- [杨恕、曾向红:《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现状研究》,《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第50-69页。]
- Zhang, Tian, and Zou Huiling. "A Postcolonialist Reading of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Theory." *Journal of Ningbo Radio & TV University* 4 (2013): 27-29.
- [张田、邹惠玲:《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理论解读〈一个兼职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27-29页。]

(责任编辑:朱雪峰)